

贵州社会科学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ion by
Rachel Wang of the
School of Archt Anth

编辑委员会

主任：吴大华

副主任：金安江 索晓霞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飞 王兴骥 王朝新 宋 明

杜小书 苟以勇 陈康海 胡晓登

唐显良 郭 丽 逯献珉 麻勇斌

黄 勇 黄 晓 黄旭东 黄德林

谢 松 赖 力

Editor — 主 编：索晓霞 → Xiao Xia Shu

执行主编：黄旭东

副 主 编：赖 力

Publisher: Gui Zhou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ion

■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

201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举报电话:010—63094651



目 录

*Travellers in emotion and Heritage
Production*

遗产文化研究

- 主持人语 彭兆荣(4)
对话:在人类学遗产研究的国际平台上 李 菲(5)
* 游客情感与遗产制造 劳拉简·史密斯(11)
“界”与“碑”:界碑的遗产价值与空间实践
——以中越53号界碑为考察对象 黄 玲(17)

政治研究

- 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 杨仁厚(22)
中国梦:共同生活理想的伟大实践 赵恩国 李昕昌(29)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 肖先治(34)

文化哲学

- 百年中国文化:在传统与革新之间 徐 圻(39)
认同视域中的文化体制缘起与变迁 洪明星(44)
赫伊津哈游戏论对文化创新实践的启发 葛俐杉(50)

文学研究

- 钟鼎文对台湾诗坛的贡献 古远清(55)
爱伦·坡心理小说中的“反常之魔” 危 磊 方 群(62)
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
——新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学立场 阴志科(67)
语用学的“言外之意”理论和文学的“意境说” 汤 琮(74)

游客情感与遗产制造^①

(澳大利亚)劳拉简·史密斯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2601)

Laurajane Smith.

Travelles Emotion
and Heritage
Produc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摘要:遗产地和博物馆的游客,常常被学者和专家们假定为是没有文化的破坏性人群,对需要保护的遗产而言是危险的。事实上,游客通过参观访问产生了自己的意义,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遗产地和博物馆。游客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以及他们建构的意义,兼具政治和社会的保守性和创造性,有时是批评性的、有意义的,有时则索然无味。但是,游客或访客(不管你喜欢哪一个称谓),都是较为主动积极的主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参观来产生意义。

关键词:遗产;游客;意义;制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12-011-016

学者通常会把游客描述成一群肤浅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认为他们只追求具有娱乐性的、平淡乏味的、喧闹而幼稚的活动。最糟糕的评价认为游客是没有文化的人。^[1]在遗产研究和管理领域,“游客”一词甚至有最不招人喜欢甚至遭人厌恶的意思。正如格雷戈里·阿什沃斯(Gregory Ashworth)所观察到的:这是因为游客被认为是破坏环境承载力较低遗产地的始作俑者。^[2]在遗产管理者的语境中,有一种权威话语(或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将遗产定义为有限的、脆弱的和不可再生(non-renewable)之物。遗产被认为是一些无价之宝,必须妥善保管如同发现之初,而且还应当将其毫发无损地传给子孙后代。毫无疑问,这个遗产定义被“世界遗产公约”奉为神旨。但在使用过程中,该概念却很难运

用,因为遗产一旦不被使用,钱就失去了为遗产。在遗产和博物馆的保护进程中有一种趋势,即希望遗产物和遗产地在任何时候都恒久不变。就像是在橱窗后展示的物品一般,只能让人参观,而无法参与其中。

因此,很多关于遗产旅游者的研究都倾向于关注旅游者对遗产地的经济或遗产物外在特质的影响,很少去探寻旅游者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考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3]在这些研究中,游客被建构成是不可靠的、有破坏性的、对文化知之甚少的人。这些印象也引起博物馆专业讲解员和管理员的重视,于是他们的讲解和管理便主要围绕减轻游客潜在的破坏性行为而展开。这种导向的本质基于一个假定:假定教育游客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个体,一个有能力去鉴赏遗

基金项目: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11&·ZD123);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彝族阿细人仪式的生产性保护研究”(12XMZ036)。

作者简介: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遗产研究国际期刊》编辑,主要研究方向:遗产研究、遗产政治、遗产旅游。

译者简介:路芳,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仪式。

^①本篇文章译自 Laurajane Smith 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四川省乐山市参加第三届旅游高峰论坛暨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2013 年年会的发言稿。本篇文章已得到作者本人的认可

产地或博物馆陈列物文化价值的个体,会尊重别人的个体,能学会去正确地观赏,学会不随意乱摸遗产等恰当的行为。遗产和博物馆部门对教育功能的重视,有助于强化游客是没有文化的、具有破坏性人群的观点,不仅如此,此类想法还会促使人们相信,在遗产地和博物馆,意义制造和其制造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是专业人士和专家制造了意义,而非旅游者。天生就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旅游者,是没有能力进行意义制造的。笔者将从这个假定出发,依据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实地调研,重新检讨旅游者与遗产之关系。在研讨数据之前,笔者首先定义两个术语:“遗产”和“旅游者”。

一、遗产与旅游者

(一)遗产

遗产,不能将其简化成遗址或地方,或是博物馆里陈列物。遗址和博物馆,在传统上被视为是拥有文化资本的地方或机构,能为观众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教育,而观众,在传统上常被认为是只会被动接受博物馆管理员或其他专家所提供的信息。笔者认为,博物馆和遗址是“记忆的剧场”,这是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提出来的,在这个剧场里,人造物或物质文化的其他形式成为一种道具或文化工具,不管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中,它都成为一种不停被记忆或被遗忘的文化表演。^[1]所以,游览博物馆和遗址不仅仅是一种具备教育和休闲特点的娱乐活动(虽然有可能是),同时也是一种“制造遗产”的展演,人们在其中感同身受并表达情感。

需要强调的是,遗产是那些做了的事情和感觉到的东西,而不只是拥有的事情,因此,所有遗产都是无形的,或者说,不只是感同身受或表达情感的过程,也是与文化意义的再生产相关的东西。因此,“遗产”的观念不能只狭隘地和事物的物质性扯上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看成一种教育资源,遗产更应该理解成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形成一套带有情绪和情感的文化实践,或者说感同身受的展演,这种实践和展演,利用“过去”来为“现在”创造/制造出相关的文化和社会意义。^[2]制造遗产的展演,可能是国家或国际机制层面的,如遗产名录的积累,以及产生这些名录的不同的管理实践;也会是个体或家族层面的,一次诸如此类的展演就是一次参观特定文化遗产地的行为。

这些感同身受的展演,在展演者或参观者或游客的情感的确固和智性的认知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不仅仅关系到展演者对过去的特别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理解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展演具有权威和合法性。权威和合法性首先来自展演发生的场所,即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碑,它们赋予了具有历史和社会表述能力的旅游者一种权力,即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旅游展演行为来进行制造遗产,在遗产地制造遗产,因而具有了权威性和合法性。其次,旅游者参观时的情感真实性也赋予了其制造遗产的展演以权威性和合法性。简言之,遗产是一种意义制造的文化展演,展演中会使用到我们称为遗址的地方或博物馆的展品,但这些遗址或展品本身并非遗产,只是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遗产才被制造出来。

(二)旅游者

接下来重新定义“旅游者”。在旅游和遗产研究中,“不靠谱的旅游者”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个概念来自迪恩·马康纳(Dean MacCannell),^[3]他主张文化旅游注定会毁灭真实性,因为只要旅游者到达目的地,其找寻到的真实性就会被旅游者的在场所改变^[7]。照此观点,“旅游者”是僵化的且通常是由市场所定义的,此定义视一个人旅行的行为而定——离开了其居住地或其日常活动,或为了娱乐消遣。而就遗产旅游者或文化旅游者来说,则视他们以遗产、文化教育或娱乐的形式参与旅游而定。^[8]旅游者照例也被视为有可能对有价值的遗产进行破坏的人,是遗产专家批评的对象。正如笔者所坚持的,遗产专家的任务就是去教育这些被贴了标签的、没有文化的旅游者。但是,如若没有旅游者或游客,遗产地还存在吗?

毫无疑问,遗产地旅游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对遗产地的维护,不是简单地指维护这些遗址的经济资源储备,虽然旅游也确实带来一些经济资源。我所表达的是,参观游览活动本身也参与了形成这些纪念性遗产地的过程。^[9]这就回到我的观点:作为遗产,必须要被使用,而除了遗产专家,谁还使用遗产?答案当然是旅游者。正如科盛布莱特·金布利特(Kirshenblatt-Gimblett)提出的,^[10]遗产和博物馆管理工作将遗产地变为“旅游目的地”,由此,也产生了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意义的新模式。

然而,遗产和旅游的相互联系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即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产品,遗产是种旅游资源,它也存在个体参观的各个层面。每一次参观都会涉及遗产地的意义。遗产地不只是简单的“发现”和“存在”,而是由两方面构成的:管理和保护遗产地的过程;游览行为和人们参与其中的展演行为。因此,旅游者并非只会进行买卖的物种,而是人,是那些想用各种不同方式游览遗产地,并通过游览来不停创造新的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人。我将基于对遗产地和博物馆游客的访谈,与大家分享一些主要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关于访谈的设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综合了将近4500名游客的访谈,主要是过去四年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45个不同遗产地和展览馆的将近2000次的访谈成果。此外,还综合了2004年、2007年我在英国几个类似项目的调查数据。

访谈根据人口统计学方法进行,涉及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旅行距离等因素,主要围绕12个开放式问题展开。访谈一般从有关遗产地和博物馆的问题开始,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添加的。在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许可后,对开放性访谈进行了录音整理。为方便受访者抽样,访谈通常是在人们离开前就进行编码。一般会有意识地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虽然也会有集体访谈的情况,如当碰到一对夫妇、一家人以及游客团队非常希望进行集体访谈的时候。所有的访谈都被转录并仔细阅读后确定主题。每个问题都根据在访谈中出现的主题进行编码,并用NVIVO和SPSS进行分析,其中SPSS主要用来提取描述性统计资料,并配合表格进行交叉使用,以弥补人口统计学变量表述的局限。需要强调一下,这些都是采取类似离职面谈式(exit interviews)方式,我没有跟随游客进行持续研究,这些访谈仅指针对游览时旅游产生的意义来设计。

这里仅选择数据中一些主要的热点问题来展示:

1. 管理并表达情感。遗产地和博物馆不仅成为记忆的剧场,而且是允许人们带着某种情感去体验、表达或试验的安全或合适的场所。由此遗产地和博物馆可能被认为是人们可以去感同身受的地方。

2. 传递家族记忆和价值。遗产地和博物馆都可被用作进行代际交流的背景,用以传递家族历史、叙事以及价值。

3. 个体的纪念,以及个人的、集体的社会或政治价值的自我肯定。

4. 宣告、议定或建立家族认同和/或历史的联系。

5. 巩固游客业已知道、明白或感觉到的有关国家、地区或民族认同和叙事,并加强认同和叙述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这个主题尤其可从不同方面来进行,比如具有深刻批判性的参与,或者平常的被动性参与,后面这种毫无特色的参与经常被旅行者表述为“出去寻开心”。

6. 提供认可与尊重。这种认同对遗产地和博物馆的使用会比较复杂,但是这非常适合政治性的参与,适合改革论者来使用。

7. 教育资源。正如我提到的,教育功能经常被视为遗产地和博物馆的主要用途。在此项目中,我们却发现,不仅教育较少出场,很多旅游者或游客也没有选择参与。但不管如何,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到的知识却是遗产专家或博物馆管理者们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为理解这些遗产地和博物馆的不同用法,有必要来看一下我所说的“参与的记录”(registers of engagement)的材料。

这是一次乏味的观察,个体会带着各自特定的历史参与旅游,不同的遗产地也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参与深度。然而,衡量参与度的深浅,揭示出遗产及博物馆用以教育的解释文献具有局限性,而遗产教育研究又往往追求深度参与。一些游客的参与可能非常肤浅,虽然如此,这种浅度参与也起到了某些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作用,而深度参与却能够产生深刻的情感,但是也不必过于对游客持有一种批评的眼光。深度参与和浅层参与的游客,同样都可能是守旧的或保守的、自由的或革新的。然而,理解“参与的记录”对于理解游客在游览中的情感和智力投入至关重要,对情感与批判性眼光互动的方式,以及在游览中随之而被详述或建构的意义而言,也都很重要。因此,在列出的七个主题中,我认为旅客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水平或“参与记录”,不同的记录产生一系列不同的结果。

二、访谈：管理和表达感情

管理和表达感情是今天要关注的主题。理性主题的现代派观点会因怀疑而故意疏忽与感情和情感相联系的观点。情感经常会被排除在外，因为它冲击了理性的判断。然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展示出情感不仅在促进理性判断方面很重要，在促进认知和记忆方面也很重要。在此无法赘述过多文献，只简单提出：将情感排除在外的传统是有问题的，社会科学正不断反思这一传统。

情感的发生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但也可能是被找寻和可经营的。去遗产地和博物馆的游客或旅游者就是通过选择去一个特别的遗产地或参观某种展览，而不去其他地方或参观展览，来调整和经营他们的情感。更进一步说，人们去博物馆是去表达或感受情感，或在某个他们认为具有特别的历史或文化叙事的博物馆或遗产地进行感情投资。

旅游者表达了一系列情感：从愤怒到开心到愉悦；从害怕到自信到坚信；从淡淡的情感再到深厚的爱国主义情结；从为别人难过到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从简单的外出寻开心到认知和感情上对事物真谛的顿悟。每一次情感的反应都是通过复杂的互动产生的：如地方或展览间的互动、个人能动性与社会文化背景间的互动，等等。情感的反应不仅仅是在情不自禁、情不由衷的情况下产生的，也是通过游客的期许、寻找以及调整情感反应的能力而产生的。因此，一种语境性的反应，不仅只凭借遗址或展览的作用，也要视旅游者与其关系、旅游者的政治或社会背景以及旅游者在认可并带着他们的情感反应时的技能。以下是一位访谈对象在谈论他们为什么参观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国家民权博物馆时的表述。该博物馆位于洛林汽车旅馆附近，是公民权利领导人马丁·路德·金遭暗杀的遗址，该博物馆记载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所有关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故事：

我去博物馆不是为了受教育，我可以自己看书或上网查资料。我是为了情感而去博物馆的。来受教育没什么意思。”

(NCRM61；男，55—64岁，退休电信业者，非裔美国人)

他去博物馆是为强化其自身在持续进行中的美国公民权利运动中的政治和情感责任。

另一位游客去参观纽约大杂院博物馆(Tenement Museum)，这里记录了20世纪早期美国工人阶级的移民史：

……当我抓住栏杆走上头两级楼梯——我感觉到，这与寻根相连，对我而言这是有意义的。

(TM41；男，45—51岁，保险经纪，犹太裔美国人，血汗工厂之旅)

在这个案例里，体现了与遗产地进行身体接触的事件——抓住栏杆走上大杂院的头两级楼梯，让这位游客感觉到情感上经历与他家族历史的联系。

还有另外两个人也谈到了这种联系的感觉：

“对我来说，到这里让我感觉到与它相连。”

(TM30；女，55—64岁，教师，犹太裔美国人，大萧条时期之旅)

“有一些兴奋，但又有些伤感，某种意义上来说感觉更坚强。……我说的坚强是指当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现在的境况与过去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比如家庭或社区)的经验联系起来，我就能找到一种方法将‘我是谁，我在过怎样的生活’，与过去社区的人的经历直接相连，这种连接会进一步帮助你回答‘我是谁，我在做什么’。”

(TM41；男，45—54岁，股票经纪人，犹太裔美国人，血汗工厂之旅)

最后，还有一个博物馆和遗产地被用来经营源于某种经验的情感的例子。我曾在埃利斯岛(Ellis)上与一位游客交谈。埃利斯岛屿是美国一个重要遗产地，它代表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移民历史。就是在这个遗产地，移民必须要排队等待，看他们是进入美国或被遣送回祖国的消息。人们参观的遗产地都是大楼和空地，或能够大概展示地方历史和美国移民的博物馆。

那是在2012年7月5日，美国独立日后的一天，纽约酷热难耐。我站在埃利斯岛前端，观察着游客在博物馆来来往往。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位老妇人，她进入博物馆后一会就出来了。当她女儿再次回到博物馆时，老妇人独自坐在一条长椅上，眺望着赫德森河(Hudson)。我走近这位老妇人，问她是否能接受我的访谈。她同意了。她告诉我说她97岁了，一直住在纽约，但这是她

续进行中
担任。

物馆(Ten-
早期美国

梯——我
有意义的。
犹太裔美国

主行身体接
了头两级楼
也家族历史

系的感觉：
它相连。”

美国人，大

中意义上来
自当一个人
或某个群
。我就能找
到生活，与
连接会进一
”

、犹太裔美

被用来经营
在埃利斯岛
屿是美国一
和20世纪早
1,移民必须
遣送回祖国
和空地,或
博物馆。

立日后的一
前端,观察
我发现了一
来了。当她
坐在一条长
我走近这位
她同意了。
的,但这是她

第一次来埃利斯岛观光。她说她对博物馆的陈列物不感兴趣,宁愿选择坐在这看水,因为她“在等她父亲”。她很快声明,让我不要以为她疯了,也不是高龄所致或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她父亲1901年曾经到过埃利斯岛。她深爱并尊敬她父亲,而埃利斯岛对她父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她从来没来过这个岛,然而现在,尽管气温很高,她认为是该来的时候。正如她一直重复的,该来“等她的父亲了”。

访谈结束了,我走开了并打算去访谈另一位游客,却忽然意识到我哭了。我对刚才听到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反应。我,一个50岁的妇女,对于这位老妇人叙述的故事有强烈反应,对于她不知不觉升起的对生命最终归宿之感慨的反应。当这位97岁的老妇人在思忖她最终将远离人世并念及她父亲时,她非常平静。我能理解她到埃利斯岛来是做什么,这让她觉得很欣慰——我不会认为她“疯”了。看起来,这一点是她想向我说的,或许也是她想对自己说的:通过对她父亲的思念——她在等他——她是平静的。平静与沉思、思念的机会,是她这一趟游览的关键之处。

下一个案例来自一位去参观一栋历史建筑的女性游客,她去那里的目的是故意去找不痛快,故意使自己不舒服。这是美国第四任总统——1812年战争时期的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家和种植园。这个种植园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遗址,它建立在对非洲人的奴役史之上。虽然如此,这还是一个很多游客常去参观的遗址。在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美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后来这里被用作强化美国宪法国家主义叙事的地方,并用来强化代表被美国国民称为“自由”的理念。然而,这位妇女却使这个地方复杂化了。这个遗址有一个过去用来运人运货的火车站,有两间等候室,一间标记着“有色”,是给非洲裔美国人用的,而另一间标记着“白人”。这位中年白人妇女告诉我她清楚地记得穿过这道“有色之门”,所以她能够记得和感同身受体会到孩童时代她的黑人同学们在南部成长过程中体会到的感受。她简要介绍了当她穿过那扇门时,是那样紧张,那样伤感。她用这种感情来反思她家庭里存在过的种族主义,正是种族主义阻止了她在放学后把朋友带到家里。作为一个来自种族主义家庭的白人,什么样的限制被强加于

她的友谊之上?

JMM85:我是南方人(叹气)。我们背叛自己的民族来保护国家的权利。奴隶制是我们大家族遗产的一部分,看到它灰飞烟灭是件让人欣慰的事。但是这次旅行让人了解到它是如何运作的,这在其他地方游览是看不到的。它告诉人们奴隶制当时是如何深植于社会之中。当我经过Jim Crow博物馆到火车站那里(叹气),我穿过了一扇“有色门”。我就住在那附近。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黑人女孩,但是我妈妈不让她来我们家(呜咽)。

LS:对不起啊!

JMM85:没事,她现在可以来我们家了。

LS:她现在来了吗?

来了。这不是(听不清楚,在抽泣),你渴望能摆脱这种对种族的情感。我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始终还不能……内战不是……我是我妈妈这边家庭自内战以来的第三代,相信我,大人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明白自己是不同的,要为此作斗争,来这里帮助你做访谈……

(JMM85;女,55-64岁,退休教师,美国白人)

这位妇女让自己不舒服,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并同情朋友,然后以此来反思她所在区域的家庭教育,继续为反对种族主义而战。

我还可以给出游客或旅游者渴望通过付费来感受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很多例子。比如,有位游客到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深入参与有关星条旗的展览。我对母亲和她的女儿就展览的意义进行了访谈。

访谈者:像这样的展览对当代美国有什么意义?

女儿:我觉得有意义。我想它为我们成为一个国家产生了一种连接。(受访者哭了,变得很感性,她觉得不好意思,并呜咽着走开了)

母亲:我觉得展览对年轻人来说很有意义……让我觉得更支持自己的国家。爱国主义。

(F30女儿,18-24岁,学生;F31母亲,45-54岁,教师,高加索美国白人)

当一家人中确实实有几位都在军队上时,这种感情可以被深刻感受到。这个展览,当然更重要是对选择来参观的人来说,谈及和表达他们深深的爱国主义意识。在此次访谈中,他们表达了这个展览仅仅是巩固了他们对国家的理解。

这种深入的、带强烈情感的参与可能有部分是平淡的或浅层的参与,正如葛罗奇(Gromchi)定义的“常识”的叙事,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的确,很多旅游者说,他们仅仅为了外出开心,没有刻意参与到他们游览的遗址中。虽然如此,他们对游览地点的选择暗示了一种对遗址所代表的历史叙事的特别参与。因此,不论是简单参与或深入的情感参与,都能同样加强游客对其所知道、所明白的国家或其他群体的认同与信任。

我还可以给出一些有关游客或旅游者寻找感觉并表达某种感情的例子,如平静的、忧伤的、有思想的或愉快的和自豪的,然后将这些情感用以加强他们对博物馆和遗产地的参与。人们在博物馆感受到的情感类型并不仅仅在博物馆或相关情境中才重要,这些感情的确也起到了作用因而十分重要——在参观遗产地和博物馆时,这些情感引发了人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发现了游客或旅游者在遗址和博物馆的行为涉及其他六个主题,正是人们表达感情的方法影响了他们即将从事的事情,如传递家族技艺和价值;证实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巩固或承认他们已经知道和相信的;提供认可、尊重或学识;甚至所有这些东西的组合。游客行为的有效性视游客或旅游者所拥有的情商而定。我将情商定义为一套技能,这种技能让个体意识到他们的情感反应,并精挑细选地使用这些情感和自我反思能力来促进其自身思考、纪念或参与到一个遗址或展览中的方式。

三、结语

限于篇幅,我无法给出有关其他主题的更多例子,略加总结,我想表达的重点是,我一直在力图阐明遗产地和博物馆的使用者参与遗产制造的各种方法。这项工作证明,我们无法假设游客或旅游者会从这些遗址中带走什么含义或信息,或哪次参观对于教育或学识是必要的或首要的。它也说明游客在意义制造方面是比较活跃的主体。即使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游客也会承担文化工作并在游览中或通过游览生产意义。

这项工作也说明遗产不仅是话语,也是一种表达情感和感同身受的旅游展演。这种展演促进了人们与历史的沟通,不仅公开了过去可知晓、可理解的记录,而且,能触动游客心弦的遗产旅游可以让人们重新改写或证实某种历史叙事。

最重要的是,可加强在某种话语下的情感投资及特定叙事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这一投资过程不仅在定义个体和群体的自我和他者方面的确起到了作用,而且也可在驱动社会融入或排斥某种社会政治价值方面起到作用。

参考文献:

- [1] Graburn, N. & Barthel-Bouchier, D. "Relocating the tourist" [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1, 16(2): 147 - 158.
- [2] Ashworth, G. "Do tourists destroy the heritage they have come to experience?" [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09, 34(1): 79 - 83.
- [3] Baerenholdt, J. Haldrup, M., Larsen, J. and Urry, J. *Performing Tourist Places* [C].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4; Biran, A., Poria, Y. and Oren, G. "Sought experiences at (Dark) heritage sit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8(3): 820 - 841.
- [4] Samuel, R. *Theatres of Memory* [M]. New York: Verso, 1994.
- [5] Smith, J. *Uses of Heritage*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6] MacCannell, D.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9(3): 589 - 603;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3r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7] Coleman, S. and Crang, M. "Grounded tourists, travelling theory", in Coleman, S. and Crang, M., eds. *Tourism: between plac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2.
- [8] McKercher, B. "Some fundamental truths about tourism: understanding tourism'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3, 1(1): 6 - 16; McKercher, Bob & Hilary du Cros. *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M]. New York: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2002; 8; "Testing a cultural tourism typolog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5(1): 45 - 58.
- [9]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 2006; Sather-Wagstaff, J. *Heritage That Hurts: Tourists in the Memory scapes of September 11* [M]. 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2011: 50.
- [10]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责任编辑:李桃〕